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

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才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没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

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于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于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五代史鄭雲叟本名遨雲叟其字也以唐

明宗廟諱故世傳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士舉不第因欲攜妻子隱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叟乃薄遊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峰三十六章以導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于火其絕累如此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五代史僞聞西嶽有五粒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

居于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鈎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恒目覩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薦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訃一哭而止時唯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棊籙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局手足皴裂亦無倦焉 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逍遙先生 唐詩紀事

鄭雲叟僖宗時應百篇舉不利遂隱華山 全唐詩話鄭徵君爲詩皆祛淫靡迥絕囂塵 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汚于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奕棊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獻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

逌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五代史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瓢云可避寒暑置酒于其中經時味不壞一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日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羅日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高祖即位聞其名遣使賫書致禮徵為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遙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祿雲叟好酒嘗為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內好名者書于縑緗以為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列為屛障者焉其為時望所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三月遣中書使趙處玧以版詔徵少華山隱士鄭雲叟玉笥山道士羅隱之為拾遺四月不至以雲叟為右諫議大夫隱之賜號希夷先生雲叟稱疾不起賜號逍遙先生仍給致仕官俸祿清異錄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閲目對日不注目於婆娑兒即側耳於鼓吹長謂玩鴫而聽蛙也

與遨同時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

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元先生冊府元龜天福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號通元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

色而昻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
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昻以公事至府上
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昻趨于庭仰責彥朗
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昻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
起去昻卽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
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昻父亦好學平生
不喜佛說父死昻于柩前誦尙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
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
求孝悌之士戶部尙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
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門上昻行義可

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卽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五代史程福贇未詳何許人也性沈厚有勇力累爲軍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鎭州與安重榮大戰于宋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閒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贇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

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贇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贇獄人皆以爲冤福贇終不自辯以見殺五代史九年春少帝將幸澶淵福贇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潛謀作亂于本營縱火福贇尋領腹心之士撲滅之福贇亦有所傷福贇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秘而不奏同列李殷居福贇下無名欲危福贇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贇若不爲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邱出福贇爲商州刺史尋下獄鞫之福贇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冤之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戸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

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戸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閲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冐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而易行焉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閏七月尚書戸部奏李自倫義居六世准敕旌表門閭當司元無令式祇先有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閲

一丈二尺一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漆黑號烏頭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令既舉此爲例又不載令文准王仲昭正嚴烏頭門等事非故實恐紊彝章宜從令式旌表門閭於李自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安綽楔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染赤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同籍課役一准令文　五代史尹王羽京兆長安人唐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營屢棊不變倚廬制閔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貞明中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兖從事唐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臥不從謂人曰庶孼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雒郎受詔而不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郎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及冬春二時服天福中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于世

宋黎持移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　馬令南唐書陳貺南閩人性沈澹志操古樸而

不苟於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衣麋鹿稱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嘉善欲授以官既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陸游南唐書陳沉閑人性夷澹隱於廬山四十年衣食乏絕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宗聞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日欲以綾納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細絲衣三十事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三馬令南唐書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扶冊長安聲詩歷象無不精究常以臺鉉之器自負根世亂不得遑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事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于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宋齊丘出鎭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晚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日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猶嗜

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僞
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昭鮓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
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
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脩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
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眞人王子喬五
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
題徐𤩽亭詩云伏龍山横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
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遁西山先產藥
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
老媼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
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
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陸遊南
唐書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
自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
之耳保大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
亡乎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
恐陶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鮓乃使人僞言賣鮓至門陶
果出昭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
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晏
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斸而餌之不知所終開寶中

南門市有一老翁了結破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鮮相對飲唱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

唐詩紀事陳陶唐末布衣開寶中人或見之或云巳得仙矣

馬令南唐書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恠或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屩短襴至骭亦無齋裝唯自貧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谿澗出而暵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眛之爾其裸裎乎堅雅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鹽醯熱卽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賜雲泉額竹林層建雁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没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倩豚豚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渡後因轉輒于江南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鑿壁不答堅嘗孚陽美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濶步若平地然衆方神之不知其所往云

又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與諸生講曲苟獲貲鏹卽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

傳經酒半升炳閒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
酒卽飲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偎坐爐炭主人出
之翌日尻痛炳疑因酒乖忤遺其笞鞬訊之乃知又嘗
醉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
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
于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之道兩者固殊安用
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臥由是人頗重之是
眞全于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于南臺山迨數年
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
卒有詩集傳于世　陸游南唐書毛炳洪州豐城人隱
居廬山時爲諸生講得錢卽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
掖起之炳瞑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
予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
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焉酒
禿姓高氏驕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
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
元宗卽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
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
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馬令南唐書顏詡曾
郡公眞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

毋以孝聞雅辭翰譔禮法每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沖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遠翠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鼇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其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諸邑求治令尹下詡詡之詡償以已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陸游南唐書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於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牖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闚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江淮異人錄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謂爲百歲實亦不知其數人步行

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而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嘗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爲預知也後過江居永興景星巖觀結廬獨居常有虎豹隨之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廬遍發汗焉

五代史補沂彬宜春人能爲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止彬由是往來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鎬之下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召歸金陵令爲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嘗別業於鍾山庭有古柏可百餘尺一旦爲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四片彬覩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爲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制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　江南野史沈彬者筠陽高安人少年好讀書有能詩之譽爲唐末離亂隨計不捷南遊湘湖隱雲陽山十年許與浮屠輩處

小齋已以詩名互相吹噓爲流輩所慕尋歸廬里訪名山洞府與學神仙人慕喬松虛無之道往來多之玉梁閤皁二山入遊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羅隱逸名儒宿老命郡縣起之彬赴辟命知其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風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子未幾以老乞骸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將八十修養不怠嗣主至南昌彬乃艤舟往見嗣主以疇昔師授令毋拜跪顧式勞問對曰老臣自處山野不知老之將至世事不與因山妻語臣曰老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往拜冀免寒饑以畢殘臘臣不覺悵惘忘老耳嗣主甚加哀憫問其子息對曰臣垂老有子倘幼遂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帛鹽貨放還尋卒彬生平虛懷好道積有年歲觀其出處未見功效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卒前常指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塚爾觀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鐙臺有漆一盂壙頭有一銅牌上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鐙從未爇留待沈彬來由是墳之其子廷瑞亦爲道士性嗜酒不醉于詩雅常避守宰之門皆貴之呼爲沈道者然坦率不由剌候每直造階署而坐者數數矣會宰

治訟繁劇廷瑞飄醉至因忌而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
成時瑞乃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
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云
云宰乃慚謝常衣褐單敝纔覆其體雖至窮冬凝冱風
雪凜冽不加纊帛而姿顏若故或人憐遺之衣服亦多
轉施貧寒或佯遺忘而已後卒於玉笥山死之日有人
見乘舟江上而去後覩其墳陷裂尺餘矣　馬令南唐
書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遊湘湖
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己爲詩侶迄不遇世
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
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豪分
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
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
帛　陸游南唐書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遯迹湖湘隱
雲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輔吳表授秘書
郎與元宗游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遷南
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日
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
宗命毋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爲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
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于此及

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椰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椰舉棺就之廣袤中度大子廷端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采異記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卽谷神鄉里之隣伍也趨尚高邈嘗謂簪組爲梏身具狀卒年自卜葬地子孫不敢違旣光穴開之下至七尺間得大石數片旣啓之下有隧道漸次闕之乃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尺闕與高等靈座前有青石蓮花臺三樹上有石青蓮花燈硯三枝皆覆之後列數樹如前者其鑴鑱之工妙絕於世靈座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填云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漆燈油未點需待沈彬來乃就葬之

蜀檮杌漢州奏水西縣令苑藝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義冢羣虎逐之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彈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

徵誠錄蜀孟熙販果實養父母承顏順旨溫凊定省出告反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見地窟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

又僞蜀拔山軍卒

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卽時如故乃知孝道咸通其昭然耳　又僞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浹旬間父母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彥賓笑而答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年踰耳順果無疾而終　幸蜀記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兎馴繞其廬羣烏銜土置于墳上賜帛三十段　悅生隨抄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貞之後唐末之亂也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爲賊孫居道所害時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孫居道于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舍而不問以備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使至則徵服攜鐵檛匿孫居道舍側何其出擊之仆于地齧其耳噉之遂擠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祭孫居道于前數其罪號泣以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仇孝子　玉堂閒話鄭雍學士末第時求婚于白州崔相公遠纔允許而博陵有事女則隨例塡宮至朱梁開平

之前崔氏在內託疾勅令出宮還其本家鄭則復託媒
氏致意遴日親迎士族婚禮隨其豐儉亦無所闕辭有
莊盆之感又杖經朞周莫不合禮處士林以此多之美稱
場中魁足望之一舉甲科封倘書榜下脫白授秘
校兼內翰與邱門同勅不數載而卒東軒筆錄余爲
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太守陳夫人言江南有國日
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
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
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
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劇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
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縣令也身死家破
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
於老吏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
抵於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
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壻以嫁前令
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
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
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
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
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

亦足以激天下之義也厚德錄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生十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偁曰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感泣詣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與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

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估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于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求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有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以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樂善錢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脩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逃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憐之僕感泣歸訴前非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

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
明復入院以何失者果一人涕泣而至公問其故曰為
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不
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内外姻婭有喪不能
舉有女不能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人除伏臘供給
外皆以周急家尚儉建書院四十間藏書萬卷延文行
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
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
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
俾參知政事僖起居郎 北夢瑣言唐楊晟始事鳳翔
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
妾周氏慫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也後為駕
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
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
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
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請宏農告誓天
地終不以非禮遇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
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遂為王蜀先
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而為西川所破而害
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

主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
拔不敢惜死先主歎賞而行戮爲設祭而葬之　耳目
志幽州從事溫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
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椀于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
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覩
之靡不欣喜唯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
賣主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鬻于街肆郎中厚加
酬直非强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賣
四五萬將其半以謝之璉終不納遂施于僧寺用飾佛
像冀祝璉之壽也當時之遠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
行後官至尚書侍郎卒　王溪編事舊蜀嘉王召一經
業行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王庭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
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
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遽求謁
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其爲
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採方術恐其
別有長勉强而見庭預遽出金火筯陳其本末王曰吾
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眞有古人之風
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
厚薦授滎州錄事參軍　五代史薛仁謙字守訓代居

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爲浚儀人也父延晉仕唐爲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鄴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即位于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三聘于吳得使乎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興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爲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歸朝爲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年七十八贈工部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爲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　石林燕語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爲唐六宅使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誅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爲相時　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謙仕周亦爲太子賓客致仕云　玉堂閒

話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爨所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麗被服靚妝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忻然迎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子弟以文自業年少而敏俊見此婦人有色遂囑其乳嫗別灑掃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潛身入室內略不聞聲息遂升榻就之其婦人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銀人兩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羣從子弟婦女共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聲鼓而升堂江西郡內富盛無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唐會要天祐元年四月和王傅張延範善音律求為太常卿汴滑節度使朱全忠以延範舊將吏薦用之宰相裴樞以延範非樂卿之才不允所薦）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

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于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　通鑑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爲棣州刺史裴樞爲登州刺史崔遠爲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爲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爲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爲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爲濰州司戶自餘或門胄高

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跡稍著者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為瀧州司戶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六月戊子朔勅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嫉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於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己丑司空致仕裴贄貶青州司戶尋賜死柳璨餘怒所注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解之乃止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勅所在州縣督遣無得稽留

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

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
册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
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册升殿進讀已臣涉臣
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
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
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
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唐鑑白馬之禍至今悲之
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
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
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
簒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
引之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晏安於寵祿全忠之
刦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以率百官出長安

東門超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一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怫全忠之心而徼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之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　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

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

五代史闕文司空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及登朝叙歷清要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甚昭宗返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恃才慢世謂己當為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後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禎貽溪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常自為記云臣謹拔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之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司稽命黜洛一節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

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徵拜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趍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者甚衆昭宗東還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按梁室大臣如恭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嘗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圖小瑕以泯大節者亦有以也

石林燕語司空圖朱全忠纂立召為禮部尚書不得起遂卒宋次道為河南通判時嘗於御史臺案牘中得開平中為圖甍輟朝勅乃知雖亂亡之極禮文尚不盡廢至如表聖蓋義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簡之也

鶴林玉露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節氣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儉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令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

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允怒使温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别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黄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温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温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于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曉唐詩人薄之乎

因學紀聞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

作唐六臣傳

江隣幾雜志後部頭須父也衣以俳優服常在昭宗側梁祖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覘梁祖忽奔走號擲褫其冠服全忠怒叱令殺之號唐之舊臣無不愧怍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

北夢瑣言唐張禓尚書朗望旣高號爲流品與韋相保衡有分韋言於同列以其名禓禓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禓禓即小兒褓衣乃繃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韋相流貶竟不大拜韋嘗問立名之由禓以少孤爲無學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

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爲名洎無以酬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齊邱用礪希數人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礪公生五子蔡寔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父裼唐僖宗朝累爲顯官文蔚幼礪文行求知取友藹然有佳士之稱唐乾符初登進士第時丞相裴坦兼判鹽鐵解褐署巡官未幾以畿尉直館丁家艱以孝聞中和歲僖宗在蜀大寇未滅急于軍費移鹽鐵于揚州命李都就判之奏爲轉運巡官駕還長安除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侍御史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拜司勳郎中知制誥歲滿授中書舍人丁母憂退居東畿京毀過禮服闋復拜中書舍人俄召入翰林爲承旨學士屬昭宗初還京闕皇綱寖微文蔚所發詔令靡失厥中論者多之

轉戶部侍郎仍依前充職尋出爲禮部侍郎天祐元年夏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戶部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搢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五代史時柳璨在相位擅權縱恣傾陷賢儁宰相裴樞等五家及三省而下三十餘人咸抱寃就死搢紳以目不敢竊語其是非餘怒所注亦不啻十許輩文蔚殫其力解之乃止士人賴焉璨敗死文蔚兼度支鹽鐵使梁太祖始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五代史天祐四年天子以土運將革天命有歸四月命文蔚與楊涉等總率百寮奉禪位詔至大梁太祖受命文蔚等不易其位開平二年年春暴卒于位詔贈右僕射文蔚沉邃重厚有大臣之風居家孝且悌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太夫人膝下一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子錞周顯德中

位至秘書監　清異錄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矩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鱗石紋似之月硯形象之歙産也　北夢瑣言張禕尙書有五子文蔚彛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　子忘其名少年聞壁魚食神仙字身有五色吞之可得仙因欲試之遂致心疾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　五代史纂誤今按唐書楊收傳幷宰相世系表收父遺直生四子名發假收嚴蓋取四時爲義四人所生子其名亦然故發子名皆從木收子名皆從金嚴子名從水惟假子傳中表中皆不載然亦推而可知以是言之則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今書爲涉祖誤矣　北夢瑣言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爲本軍都押衙父遺直爲蘄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卽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柷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毘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鏻鑣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脩行楊家　涉舉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尙書哀帝卽位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蔡寛夫詩話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自檢自號楊風子終能以智自完書法高妙傑出五代可與顏柳繼軌今洛中僧寺尚多遺跡題華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烟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書亦自深穩老健前輩所貴重也　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五代史楊凝式華陰人也

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凝式體雖
蕞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大爲時輩所推唐昭宗朝
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
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
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允素重其
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
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
館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
中歷右常侍工戸二部侍郎以舊恙免改秘書監清泰
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懐單凝式在扈從之列
頗以心恙請講于軍砦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
洛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閒居伊
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
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絶俸艱于家
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
祖總政凝式候于軍門且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
特爲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
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
年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式長于歌詩善于筆札洛
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

子之號焉

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爲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己往往陰使人來採訪羣議搢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伴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少師楊凝式書畫獨步一時求字者紙軸堆疊若垣壁少師見則浩歎曰無奈許多債主直尺二寬家也少時怪閻立本戒子弟勿習丹青年長以來始覺以能爲累

洛陽搢紳舊聞記楊少師凝式正史有傳博揔經籍能文工書其筆力健自成一家體襟量恢廓居常自負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穢在洛多遊僧寺道觀遇水石松竹清涼幽勝之地必逍遙暢適吟咏忘歸故寺觀墻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等護而寶之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必先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見其壁上光潔可愛即箕踞顧視似若發狂引筆揮洒且吟且書筆與神會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怠之色遊客觀之無不歎賞故馮瀛王夾子少嘗於寺壁留題曰少師眞跡滿僧居祗

恐鍾王也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進士安鴻漸題云嶠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兎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石晉時張相從恩自南院宣徽使官才檢校司徒權西京留守到洛城後未久少師自東京得假往洛陽夜宿中牟縣時申間未飛蝗蔽日自東京而至又明日至鄭州是晚飛蝗小至次日榮陽飛蝗亦至榮陽適有乘傳往洛中者少師附書并一絶先次贈洛陽居守張公略日押領蝗蟲向洛京合消居守遠相迎云云及到洛數日少師寄詩上張相云南院司徒鎮洛京未經三月政聲成四方羣后皆如此端坐庸夫見太平張公知其貧贈遺甚厚楊之居在府衙西門咫尺尋常入府籃輿在前牽馬在後少師策杖冠碍數十步後徐行隨之見者笑而不測之此佯狂之一也常近冬居家未挾纊少師安然不之問一旦故舊自西迴行李甚偉楊以書訴貧故舊凌晨來候之仍於通利店內先寄物中留紬五十匹絹百匹書送於楊請貨易以略備冬服少師得紬與絹紬盡送脩行尼寺造禐施數寺僧尼絹盡送南禪大院　兩院請飯僧宅中骨月已有寒色老女使間施僧寺嗟呀有泣者少師笑而不言數日居守知之召女工輩依楊宅之家口數大

小悉造稀衣無闕者造成送之少師見送衣至笑謂宅中曰吾固知留守公送衣來留此亦不測其心佯狂之二也尋常每出上馬至大門外前騶者請所訪與一老僕語曰今日好向東遊廣愛寺老僕曰不如向西遊石壁寺少師舉鞭曰且遊廣愛寺鞭馬欲東老僕曰且向西遊石壁寺少師徐曰且遊石壁寺聞者竊笑之此皆佯狂之事也有談歌婦人楊苧羅善合生雜嘲辯慧有才思當時罕與比者少師以姪女呼之每令謳唱言詞捷給聲韻清楚眞秦青韓娥之儔也少師以姪女呼之蓋念其聽後也時僧雲辯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若祀祝之詞隨其名位高下對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構少師尤重之雲辯於長壽寺五月講少師諳講院與雲辯對坐歌者在側忽有大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於僧前雲辯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着奉絹五匹歌者更不待思慮應聲嘲之意全不離蜘蛛而嘲戲之辭正諷雲辯少師聞之絕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絹五匹來雲辯且笑遂以絹五匹送之歌者嘲蜘蛛云喫得肚罷撐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祇待殺衆生雲辯師名圖鑒後爲左街司錄久之遷化少師於西京寺觀壁上書札甚多人間所收眞跡絕少其寺觀所書

壁倫道相承保護之至興國九年大水湮沒牆壁摧壞
十無一存可爲惜之可爲惜之　齊東野語楊凝式居
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
西遊石壁寺凝式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
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
謂端師子者章深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
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甚楊楊出無心而端出委
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翰墨志楊凝式在五代最號
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
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聲名其知與字法亦
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並坐
右以爲清玩　游宦紀聞黃秘書長睿父之子詔記其
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圖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
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寫
饒之德興大寧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
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
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
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
辭押寶使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
史補言是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

陽風景四絶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
葢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郎居
洛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
子糴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約
出居馮翊至藏器從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
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子名皆
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
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
臣傳乃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非也楊凝式字景度隋
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文
昭宗時第進士爲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
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
爲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薦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
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
中史館脩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
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秘書監清泰初
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
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
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
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于

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
涉相哀帝時方賊臣凌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羅患涉受
命位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
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爲宰相
而國至此不爲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
奈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己往往陰
訪羣情凝式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
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譏
持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
以風子其筆迹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眞卿而加以縱
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輒留連賞詠
有垣墻圭缺處顧視引壁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
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
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眞或草不可原詰而
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
卜第於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爲遲乃杖策
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
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之脩行尼舍俾造襪
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饑而凝式不
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

人日我固知留守必見睭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
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
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
撫掌凝式愛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
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
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時張
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
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
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
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
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
不以為禮尹亦以其者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
既遇時為 而唐梁之際以節義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
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本朝興國中三川
大寺剎率多頹圮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
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以為清玩世以凝式行書
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贊曰唐季不綱朱晃乘時
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追於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
幾故大臣奉璽綬駿奔界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
父以千載史筆為耻因茲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

足以　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
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言其所以狂
徒知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
舊史皆弗書復不爲立傳可勝歎哉余因彙次筆迹遂
爲之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
已　宣和書畫譜楊凝式華陰人也形貌寢陋然精神
嬰然腹大於身善文詞出時輩右唐昭宗時初登進士
第終唐之世爲秘書郎於晉以太子少保分司西洛至
漢遷太子少師至周遷太子太保自晉迄周朝廷皆以
元老舊臣優禮之喜作字尤工顛草居洛下十年凡琳
宮佛祠牆壁間題紀殆遍然揮灑之際縱放不羈或有
狂者之目　容齋三筆唐楊涉爲人和厚恭謹哀帝時
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爲相與家人
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後二
年全忠篡逆涉爲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而
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
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
不寧者數日此一楊涉也涉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
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
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

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其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竇牖開評唐之亡也楊涉為押國璽使其子凝式時見直史館謂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盡辭之涉大駭云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夫凝式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不得謂唐季之無人也為史者自當表而出之使其忠誠少見於後世而歐陽公作五代史畧不為一言何哉若謂無此事耶今資治通鑑載之為甚詳此余之所不可曉者而五代史又云凝式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於洛陽謂凝式有心疾亦非也凝式當亂離之時姑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勸父涉辭押國璽使之命乎東觀餘論以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五代史乃云終太子太保未知孰是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

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五代史張策字少逸燉煌人父同仕唐官至容管經畧使策少聰警好學尤樂章句居洛陽敦化里嘗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且又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父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年爲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則是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謬歟同大驚亟遣啟讀書室取魏志展讀一不失所啟宗族奇之時年十三然而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髮爲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

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從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五代史唐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及丁家艱以孝聞服滿自屛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餘載方出爲廣文博士改秘書郎王行瑜帥邠州辟爲觀察支使帶水曹員外郎賜緋及行瑜反太原節度使李克用奉詔討伐行瑜敗死邠州平策與其婢肩輿其親南出邠境屬邊寨積雪爲行者所哀太祖聞而嘉之奏爲鄭滑支使尋以內憂去職制闋除國子博士遷膳部員外郎不一歲華帥韓建辟爲判官及建領許州又爲掌記天復中策奉其主書幣來聘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且至矣即奏爲掌記兼賜金紫天祐初表其才拜職方郎中兼史館脩撰俄召入爲翰林學士轉兵部郎中

知制誥依前脩史未幾遷中書舍人職如故 唐會要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勅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兼史館脩撰張策今脩撰職名稍卑不稱內廷密重宜充兼脩國史 太祖郎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五代史太祖受禪改工部侍郎加承旨其年冬轉禮部侍郎明年從征至澤州拜刑部侍郎平章事仍判戶部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拜章乞骸改刑部尚書致仕即日肩輿歸洛居于福善里脩篁嘉木圖書琴酒以自適焉乾化二年秋卒所著典議三卷制詞歌詩二十卷牋表三十卷存于其家 唐摭言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名內道場爲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不樂得已復舉博學宏辭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題揚其過策後爲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爲謀府策竭力媒孽崇竟羅寃酷 北夢瑣言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輒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

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節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棄竟爲梁相也　又唐張策早爲僧敗道歸俗後爲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脩業觀側有莊其弟篋亦輕易道教因脫褻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爲我掌之須臾精神恍惚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五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開平三年九月下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末帝貞明元年三月丁卯罷二年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四月罷與傳不同未知孰是）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卽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五代史趙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嶺南節度使祖存約興元府推官父隱右僕射光逢與弟光允皆以文學德行知名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爲玉界尺僖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歷臺省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昭宗幸石門光逢不從莊宗遣內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瞽者馬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宮相因此以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糺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知貢舉光化中王道寖衰南北司爲黨光逢素惟慎靜慮禍及已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六年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入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

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同光初弟光允爲平章事時謁問于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淸淨寡慾端默如此嘗有女冠寄黃金一鎰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天成初還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于洛陽詔贈太傅　唐摭言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還時璨自內廷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二年復徵拜上相　北夢瑣言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揚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邱園搢紳仰之　五代史趙光允光逢之弟也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第光允仕梁歷淸顯伯仲之間咸以方雅自高北人聞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以狂妄免郭崇韜自勳臣拜議者以爲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嘗武皇爲晉王時嘗因爲冊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

台司郭崇韜採言事者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珙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允與韋說並拜平章事光允生于季末漸染時風雖欲耀辭振嗣仰希前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以爲已任同列既匪博通見其浮譚横議莫之測也豆盧革雖憑門地在本朝時仕進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允每有發論革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光允謂羣官曰昨有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可已乎其自負如此先是條制權豪强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内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孫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允謂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允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爲張濬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强臣挈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世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彦博洎諸昆仲監護軍鎮何逆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允方恃名德爲其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摭他事危己心不自安三

年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又趙熙字績臣唐宰相齊國公光逢之猶子也起家授秘書省校書郎唐天成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稱旨尋除南省正郎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脩唐史竟集其功開運中自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之功也及契丹入汴僞旨遣使于晉州卒配豪民錢幣以實行橐始授命之日條制甚嚴熙出于衣冠之族性素輕急既畏契丹峻法乃窮力搜索人甚苦之及晉之三軍殺副使駱從朗百姓相率持仗害熙于館舍議者傷之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爲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矩乃自結于梁太祖太祖言之于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　五代史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祖存父廷望咸有令名貽矩風儀秀聳其與遊者皆一時英妙籍甚于文場間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度

支巡官集賢校理拾遺殿中起居舍人召拜翰林學士加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轉司勳郎中其職如故乾寧中天子幸石門貽矩以私屬相失不及于行在罷之旋除中書舍人再踐內署歷戶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及昭宗自鳳翔還京大翦閹寺貽矩向爲韓全誨等作畫讚悉記于內寺省屋壁間坐是謫官天祐初除吏部侍郎不至太祖素重之嘗言之于朝即日拜吏部尚書俄遷御史大夫

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爲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五代史四年春唐帝命貽矩持詔赴大梁議禪代之事貽矩至盛稱太祖功德請就北面之禮太祖雖謙抑不納待之甚至受

禪之歲夏五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戶部明年夏
進拜門下侍郎兼脩國史判度支又遷宏文館大學士
充鹽鐵轉運使累官自僕射至守司空在任綿五載然
亦無顯赫事迹可紀扈從貝州還染時疾旬日卒于東
京詔贈侍中　鑑戒錄梁太祖篡位之初宰相薛貽矩
自御史大夫百日拜相性懷忠正臨事端明公事之間
每加寬惘太祖忽因入閤怪之曰卿為天子郎官何得
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因少年之時曾任邛主簿在官之
日嘗與僧悟因相知每日公暇之時便到其院此僧預
知臣至先在院門等臣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
將至或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
云今日實不知簿公訪及有闕迎門臣因問每日又何
知之僧曰每日徹僧齋後略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公
來徵僧倉忙驚起披掛出院迎待果是簿公臨門今日
神人不來相報有誤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請僧結壇持
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為曲斷公
事一件取錢五百緡却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
其錢即可牽復不然者無計矣僧因報臣警戒遂省其
非尋便還錢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
在宰相夾袋中臣自後不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

豈宜造次而行太祖脊知通悅其所奏賜金百兩尋加吏部尚書後扈從太祖鑾輿自洛還汴樊或三犯上相得疾而甍是知悟因名亦前定矣北夢瑣言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剪戮閹宦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眞讚悉寄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齋唐帝命禪於梁仕至宰相宣和書譜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唐乾符中登進士第畫歷集賢校理翰林學士晚事梁太祖愛其才禮加優異累官自僕射至守司空貽矩風儀秀聳所與遊者咸一時之英傑自此聲名籍甚喜弄翰墨正書得古人用筆意且唐末接五代工書者筆跡疑皆掃地矣觀其貽晉光草書序秀潤可觀一時學者亦鮮儷焉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爲禮部尚書通鑑考異實錄貶刑部尚書張禕趙崇蘇循等爲衡州司馬韓建惡之誣奏貶焉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

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附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淠河太祖躁忿急于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爲册禮副使

五代史纂誤按唐以天祐四年丁卯歲四月禪位於梁今此傳云明年梁太祖即位則梁攻楊行密而敗于淠河是天祐三年丙寅歲也遍考唐書紀及行密傳并歐陽史梁本紀楊行密世家皆無天祐三年梁兵攻行密敗于淠河之事且行密以天祐二年十一月已卒矣安得有三年敗梁兵之事耶此甚誤矣按梁太祖凡四出兵攻淮南而皆敗其初以大順元年遣龐師古攻孫儒於淮南大敗而還次以乾寧四年遣龐師古葛從周往攻楊行密而大敗于清口淠河次以天祐元年十一月又攻淮南取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其次以天祐二年九月又出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歸而歐陽公以天祐二年壽州之敗爲淠河之敗故有是說殊不知淠河之敗去此已九年矣

其實天祐二年攻壽州敗歸至天祐四年唐始遜位其所謂明年梁祖卽位者亦誤也　五代史蘇循父特陳州刺史咸通中登進士第累歷臺閣昭宗朝再至禮部尚書循性阿諛善承順苟容以希進取昭宗自遷洛之後梁祖凶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之憤名族之胄往往有違禍不仕者唯循希旨附會及梁祖失律于淮南西屯于壽春要少帝欲授九錫朝臣或議是非循揚言云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當時朝士畏梁祖如虎罔敢違其言者

明年梁祖逼禪循爲册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遺學士陸扆覆落之容齋隨筆昭宗乾寧三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以下二十五人放榜詔於武德殿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　楷常懟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于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

稱公爲太常卿于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
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
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
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
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
襄宗五代史初循子楷乾寧二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有半物論以爲不可昭宗命學士陸扆馮渥重試于雲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詔云蘇楷盧賡等四人詩句最卑蕪累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況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舉場楷以此慙恨長幸國家之災昭宗遇弒輝王嗣位國命出于朱氏楷始得爲起居郎柳璨陷害朝臣衣冠惕息無敢言者初梁祖欲以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以爲不可柳璨懼梁祖之毒乃歸過于樞故裴趙崔白馬之禍楷因附璨復依廷範時有司初定昭宗

諡號楷謂廷範曰諡者所以表行實前有司之諡先帝爲昭宗所謂名實不副司空爲樂卿余泰史職典亦有失安得不言乃上疏曰帝王御宇察理亂以審汚隆祀享配天資諡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播遷始則宦豎凶狂受幽辱于東內終則嬪嬙悖亂羅天閽于中闈其干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諡美似異直書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在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非已之德表聖上無私之明大常卿張廷範奏議曰昭宗初實彰于聖德後漸滅于休明致季逝幽辱于前茂貞刼幸于後雖數拘厄運亦道失始終違陵寢于西京徙兆民于東洛軼輦輅未踰于寒暑行大事俄起于宮闕謹聞堅固執事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今請改諡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輝王答詔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楷附會幸災也如是　唐會要

天祐二年三月起居郎蘇楷議昭宗諡號曰皇帝御宇由治亂以審汚隆宗祀配天資諡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

私也有司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拔
後漢和帝安帝順帝緣非功德遂加尊稱亦允臣下之
請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時伏望別議新廟之稱庶叶先
朝罪已之德於是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
皇帝廟號襄宗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兀無藝乾寧二
年應進士登第物論以為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秘
書監馬渥復試黜落不許再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
與起居郎羅袞起居舍人盧鼎連署議楷目不知書其
文羅袞所作時政出賊臣哀帝亦不能制之也　北夢
瑣言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
楷等駁議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者禮
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
德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
灾其父循奸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
險詖溢不悅大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
高貽休蕭闒禮皆人材寢陋不可塵污班行並停見任
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
朔士人目蘇楷為衣冠梟獍
梁太祖已即位置酒元德
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

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于新朝于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于河中五代史梁祖既受命宴于元德殿舉酒曰朕夾輔日淺代德未隆遽朕及此者羣公推崇之意也楊涉張文蔚慙懼失對致謝而已循與張禕薛貽矩因盛陳梁祖之德業應天順人之美循自以奉冊之勞旦夕望居宰輔而敬翔惡其爲人謂梁祖曰聖祚惟新宜選端士以鎮風俗如循等輩俱無士行實唐家之鴟梟當今之狐魅彼專賣國以取利不可立維新之朝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

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卽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爲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卽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爲尚書員外郎明宗卽位大臣欲理其駁諡之罪以憂死

五代史及梁祖卽位于汴楷自以遭遇千載一時敬翔深鄙其行尋有詔云蘇楷高貽休蕭閶禮等人材寢陋不可塵穢班行並勒歸田里循楷旣失所望懼以前過獲罪乃退歸河中依朱友謙莊宗將卽位于魏州時百官多闕乃求訪本朝衣冠友謙令赴行臺時張承業未欲莊宗卽尊位諸將賓僚無敢贊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見府廨卽拜謂之拜殿時將吏未行蹈舞禮及循朝謁卽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莊宗大悅翌日又獻大筆三

十管曰畫日筆莊宗益喜承業聞之怒會盧汝弼卒即令循守本官代爲副使明年春循因食蜜雪傷寒而卒同光二年贈左僕射以楷爲員外郎天成中累歷使幕會執政欲糾其駮謚之罪竟以憂慙而卒 北夢瑣言唐末尚書蘇循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爲意而循忽獻晉王畫策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

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爲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于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

五代史纂誤按唐本紀杜讓能以景福二年死是後推曉服除及宰相崔允崔遠判鹽鐵戶部年數次序校之各與此傳不相應其杜曉布衣幅巾自廢無十餘年蓋此誤記今各依年次編列之庶覽者易悟癸丑景福二年十月讓能死九月崔允自御史中丞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寅乾寧元年六月崔允爲中書侍郎乙卯二年三月崔允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護國軍節度

使七月爲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同平章事九月判戶部丙辰三年此年春曉當除服七月崔允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武安軍節度使九月爲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平章事九月崔遠自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本官同平章事丁巳四年六月崔允兼戶部尚書三月崔遠判戶部四月爲兵部尚書六月爲中書侍郎戊午光化元年正月崔允兼吏部尚書崔遠兼工部尚書已未二年正月崔允罷守吏部尚書庚申三年六月崔允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使四月崔遠兼吏部尚書九月罷守兵部尚書辛酉天福元年正月崔允爲司空十一月罷守工部尚書壬戌二年正月崔允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判使如故癸亥三年二月丙子崔允兼侍中庚辰守司空甲子天祐元年正月崔允罷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是月爲朱全忠所殺正月崔遠自兵部尚書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閏四月兼兵部尚書乙丑二年三月崔遠罷爲右僕射六月爲朱全忠所殺崔允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出

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纂誤今按本紀開平三年九月辛亥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傳不同未知孰是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贈右僕射五代史杜曉字明遠京兆杜陵人祖審權仕唐位至宰相父讓能官至守太尉平章事乾寧中邠鳳二鎭舉兵犯王畿讓能被其誣詔天子不得已賜死于臨皐驛曉居喪柴立幾至滅性憂滿服幅巾七升沉跡自廢者將十餘載光化中宰相崔允判鹽鐵奏爲巡官兼校書郎尋除畿尉直宏文館皆不起及昭宗東遷宰相崔遠判戶部又奏爲巡官兼殿中丞或語之曰嵇中散死子紹埋沒不自顯山濤以物理勉之乃

仕吾子忍令杜氏歳時以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堯乃就官未幾拜左拾遺尋召爲翰林學士轉膳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及崔遠得罪出守本官居數月以本官知制誥俄又召爲學士遷郎中充職太祖受禪拜中書舍人職如故開平三年轉工部侍郎充承旨明年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戸部庶人友珪簒位遷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判戸部及袁象先之討友珪禁兵大縱曉中重創而卒末帝即位詔贈右僕射曉博贍有詞藻時論稱之兄光乂有心疹厥疾每作或溢喙縱詬或揮梃追撲曉事之愈恭未嘗一日少怠居兩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及典秩尚書志氣甚遠一旦非分而殁咸寃惜焉豈三世爲相道忌太甚歟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

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故舊

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偎偎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

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歐陽脩朋黨論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與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

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